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
第十一卷 滿少卿饑附飽颺 焦文姬生讎死報

詩云：□年磨一劍，霜刃未曾試。
今日把贈君，誰有不平事。

話說天下最不平的，是那負心的事，所以冥中獨重其罰、劍俠專誅其人。那負心中最不堪的，尤在那夫妻之間。蓋朋友內忘恩負義，拚得絕交了他，便無別話。惟有夫妻是終身相倚的，一有負心，一生怨恨，不是當要可以了帳的事。古來生死冤家，一還一報的，獨有此項極多。

宋時衢州有一人，姓鄭，是個讀書人，娶著會稽陸氏女，姿容嬌媚。兩個伉儷綢繆，如膠似漆。一日，正在枕蓆情濃之際，鄭生忽然對陸氏道：「我與你二人相愛，已到極處了。萬一他日不能到底，我今日先與你說過：我若死，你不可再嫁；你若死，我也不再娶了。」陸氏道：「正要與你百年偕老，怎生說這樣不祥的話？」

不覺的光陰荏苒，過了□年，已生有二子。鄭生一時間得了不起的症候，臨危時對父母道：「兒死無所慮，只有陸氏妻子恩深難捨，況且年紀少艾。日前已與他說過，我死之後不可再嫁。今若肯依所言，兒死亦瞑目矣！」陸氏聽說到此際，也不回言，只是低頭悲哭，□分哀切，連父母也道他沒有二心的了。

死後數月，自有那些走千家管閒事的牙婆每，打聽腳蹤，採問消息。曉得陸氏青年美貌，未必是守得牢的人，挨身入來與他來往。那陸氏並不推拒那一夥人，見了面就千歡萬喜，燒茶辦果，且是相待得好。公婆看見這些光景，心裡嫌他，說道：「居孀行徑，最宜穩重，此輩之人沒事不可引他進門。況且丈夫臨終怎麼樣分付的？沒有別的心腸，也用這些人不著。」

陸氏由公婆自說，只當不聞。後來慣熟，連公婆也不說了，果然與一個做媒的說得人港，受了蘇州曾工曹之聘。公婆雖然惱怒，心裡道：「是他立性既自如此，留著也落得做冤家，不是好住手的。不如順水推船，等他去了罷。」只是想著自己兒子臨終之言，對著兩個孫兒，未免感傷痛哭。陸氏多不放在心上，才等服滿，就收拾箱匣停當，也不顧公婆，也不顧兒子。依了好日，喜喜歡歡嫁過去了。

成婚七日，正在親熱頭上，曾工曹受了漕帥檄文，命他考試外郡，只得收拾起身，作別而去。去了兩日，陸氏自覺淒涼，傍晚之時，走到廳前閒步。忽見一個後生像個遠方來的，走到面前，對著陸氏叩了一頭，口稱道：「鄭官人有書拜上娘子。」遞過一封柬帖來。陸氏接著，看到外面封筒上題著三個大字，乃是「示陸氏」三字，認認筆蹤，宛然是前夫手跡。正要盤問，那後生忽然不見。

陸氏懼怕起來，拿了書急急走進房裡來，剔明燈火，仔細看時，那書上寫道：「□年結髮之夫，一生祭祀之主。朝連暮以同歡，資有餘而共聚。忽大幻以長往，慕他人而輕許。遺棄我之田疇，移蓄積於別戶。不念我之雙親，不恤我之二子。義不足以為人婦，慈不足以為人母。吾已訴諸上蒼，行理對於冥府。」

陸氏看罷，嚇得冷汗直流，魂不附體，心中懊悔無及。懷著鬼胎，□分懼怕，說不出來。茶飯不吃，嘿嘿不快，三日而亡。眼見得是負了前夫，得此果報了。

卻又一件，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！假如男人死了，女人再嫁，便道是失了節，玷了名，污了身子，是個行不得的事，萬口皆議。及至男人家喪了妻子，卻又憑他續弦再娶，置妾買婢，做出若干的勾當，把死的丟在腦後不提起了。並沒人道他薄倖負心，做一場說話。就是生前房室之中，女人少有外情，便是老大的醜事，人世羞言。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，貪淫好色、宿娼養妓，無所不為，總有議論不是的，不為□分大害。所以女子愈加可憐，男子愈加放肆，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們心裡的所在。

不知冥冥之中，原有分曉。若是男子風月場中略行著腳，此是尋常勾當，難道就比了女人失節一般？但是果然負心之極，忘了舊時恩義，失了初時信行，以至誤人終身、害人性命的，也沒一個不到底報應的事。從來說王魁負桂英，畢竟桂英索了王魁命去，此便是一個男負女的榜樣。不止女負男如所說的陸氏，方有報應也。

今日待小子說一個賽王魁的故事，與看官每一聽，方曉得男子也是負不得女人的。有詩為證：

由來女子號癡心，癡得真時恨亦深。

莫道此癡容易負，冤冤隔世會相尋！

話說宋時有個鴻臚少卿姓滿，因他做事沒下稍，諱了名字不傳，只叫他滿少卿。未遇時節，只叫他滿生。那滿生是個淮南大族，世有顯宦。叔父滿貴，見為樞密副院。族中子弟，遍滿京師，盡皆富厚本分。惟有滿生心性不羈，狂放自負。生得一表人材，風流可喜。懷揣著滿腹文章，道早晚必登高第。抑且幼無父母，無些拘束，終日吟風弄月，放浪江湖，把些家事多弄掉了，連妻子多不曾娶得。族中人漸漸不理他，滿生也不在心上。

有個父親舊識，出鎮長安。滿生便收拾行裝，離了家門，指望投托於他，尋些潤濟。到得長安，這個官人已壞了官，離了地方去了，只得轉來。滿生是個少年孟浪不肯仔細的人，只道尋著熟人，財物廣有。不想托了個空，身邊盤纏早已罄盡。行至汴梁中牟地方，有個族人在那裡做主簿，打點與他尋些盤費還家。那主簿是個小官，地方沒大生意，連自家也只好支持過日，送得他一貫多錢。還了房錢飯錢，餘下不多，不能勾回來。

此時已是□二月天氣，滿生自思囊無半文，空身家去，難以度歲，不若只在外廂行動，尋些生意，且過了年又處。關中還有一兩個相識，在那裡做官，仍舊撥轉路頭，往西而來。

到了鳳翔地方，遇著一天大雪，三日不休。正所謂「雲橫秦嶺家何在，雪擁藍關馬不前」。滿生阻住在飯店裡，一連幾日。店小二來討飯錢，還他不勾，連飯也不來了。想著自己是好人家子弟，胸藏學問，視功名如拾芥耳。一時未際，浪跡江湖，今受此窮途之苦，誰人曉得我是遇不遇時的公卿？此時若肯雪中送炭，具乃勝似錦上添花。爭奈世情看冷燠，望著那一個救我來？不覺放聲大哭。

早驚動了隔壁一個人，走將過來道：「誰人如此啼哭？」那個人怎生打扮：

頭戴玄狐帽套，身穿羔羊皮裘。紫膛顏色，帶著幾分酒，臉映紅桃，蒼白鬚髯，沾著幾點雪，身如玉樹。疑在浩然驢背下，想從安道宅中來。

有個人走進店中，問店小二道：「誰人啼哭？」店小二答覆道：「大郎，是一個秀才官人，在此三五日了，不見飯錢拿出來。天上雪下不止，又不好走路。我們不與他飯吃了，想是肚中飢餓，故此啼哭。」那個人道：「那裡不是積福處？既是個秀才官人，你把他飯吃了，算在我的帳上，我還你罷。」店小二道：「小人曉得。」便去拿了一份飯，擺在滿生面前道：「客官，是這大郎叫拿來請你的。」滿生道：「那個大郎？」只見那個人已走到面前道：「就是老漢。」

滿生忙施了禮道：「與老丈素昧平生，何故如此？」那個人道：「老漢姓焦，就在此酒店間壁居住。因雪下得大了，同小女燙幾杯熱酒煖寒。聞得這壁廂悲怨之聲，不像是個以下之人，故步至此間尋問。店小二說是個秀才雪阻了的，老漢念斯文一脈，怎教秀才忍飢？故此教他送飯。荒店之中，無物可吃，況如此天氣，也須得杯酒兒敵寒。秀才寬坐，老漢家中叫小廝送來。」滿生喜出望外道：「小生失路之人，與老丈不曾識面，承老丈如此周全，何以克當？」焦大郎道：「秀才一表非俗，目下偶困，決不是落後之人。老漢是此間地主，應得來管顧的。秀才放心，但住此一日，老漢支持一日，直等天色晴霽好走路了，再商量不遲。」滿生

道：「多感！多感！」

焦大郎又問了滿生姓名鄉貫明白，慢慢的自去了。滿生心裡喜歡道：「誰想絕處逢生，遇著這等好人。」正在徬徨之際，只見一個籠頭的小廝拿了四碗暖飯，四碟小菜，一壺熱酒送將來，道：「大郎送來與滿官人的。」滿生謝之不盡，收了擺在桌上食用。

小廝出門去了，滿生一頭吃酒，一頭就問店小二道：「這位焦大郎是此間甚麼樣人？怎生有此好情？」小二道：「這個大郎是此間大戶，極是好義。平日扶窮濟困，至於見了讀書的，尤肯結交，再不怠慢的。自家好吃幾杯酒，若是陪得他過的，一發有緣了。」滿生道：「想是家道富厚？」小二道：「有便有些產業，也不為十分富厚，只是心性如此。官人造化遇著他，便多住幾日，不打緊的了。」滿生道：「雪晴了，你引我去拜他一拜。」小二道：「當得，當得。」

過了一會，焦家小廝來收家伙，傳大郎之命分付店小二道：「滿大官人供給，只管照常支應。用酒時，到家裡來取。」店小二領命，果然支持無缺，滿生感激不盡。過了一日，天色晴明，滿生思量走路，身邊並無盤費。亦且受了焦大郎之恩，要去拜謝。真叫做人心不足，得隴望蜀，見他好情，也就有個希冀借些盤纏之意。叫店小二在前引路，竟到焦大郎家裡來。焦大郎接著，滿面春風。滿生見了大郎，倒地便拜，謝他：「窮途周濟，殊出望外。倘有用著之處，情願效力。」焦大郎道：「老漢家裡也非有餘，只因看見秀才如此困厄，量濟一二，以盡地主之意。原無他事，如何說個效力起來？」滿生道：「小生是個應舉秀才，異時倘有寸進，不敢忘報。」大郎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目今年已傍晚，秀才還要到那裡去？」

滿生道：「小生投人不著，囊匣如洗，無面目還鄉，意思要往關中一路尋訪幾個相知。不期逗留於此，得遇老丈，實出萬幸。而今除夕在近，前路已去不迭。真是前不巴村，後不巴店，沒奈何了，只得在此飯店中且過了歲，再作道理。」大郎道：「店中冷落，怎好度歲？秀才嫌家間薄，搬到家下與老漢同住幾日。隨常茶飯，等老漢也不寂寞，過了歲朝再處，秀才意下何如？」滿生道：「小生在飯店中總是叨忝老丈的，就來潭府，也是一般。只是萍蹤相遇，受此深恩，無地可報，實切惶愧耳！」大郎道：「四海一家，況且秀才是個讀書之人，前程萬里。他日不忘村落之中有此老朽，便是願足，何必如此相拘哉？」原來焦大郎固然本性好客，卻又看得滿生儀容俊雅，丰度超群，語言倜儻，料不是落後的，所以一意周全他。也是滿生有緣，得遇此人。

果然叫店小二店中發了行李，到焦家來。是日焦大郎安排晚飯與滿生同吃，滿生一席之間，談吐如流，更加酒興豪邁，痛飲不醉。大郎一發投機，以為相見之晚，直吃到興盡方休，安置他書房中歇宿了不提。

大郎有一室女，名喚文姬，年方一十八歲，美麗不凡，聰慧無比。焦大郎不肯輕許人家，要在本處尋個衣冠子弟，讀書君子，贅在家裡，照管暮年。因他是個市戶出身，一時沒有高門大族來求他的，以下富室癡兒，他又不肯。高不湊、低不就，所以蹉跎過了。

那文姬年已長大，風情之事，儘知相慕。只為家裡來往的人，庸流凡輩頗多，沒有看得上眼的。聽得說父親在酒店中，引得外方一個讀書秀才來到，他便在裡頭東張西張，要看他怎生樣的人物。那滿生儀容舉止，儘看得過，便也有一二分動心了。這也是焦大郎的不是，便做道疏財仗義，要做好人，只該賣發滿生些少，打發他走路才是。況且室無老妻，家有閨女，那滿生非親非戚，為何留在家裡宿歇？只為好著幾杯酒，貪個人作伴，又見滿生可愛，傾心待他。誰想滿生是個輕薄後生，一來看見大郎殷勤，道是敬他人才，安然托大，忘其所以。二來曉得內有親女，美貌及時，未曾許人，也就懷著希冀之意，指望圖他為妻。又不好自開口，待有機會。日挨一日，徑把關中的念頭丟過一邊，再不提起了。

焦大郎終日懵懵醉煞，沒些搭煞，不加提防。怎當得他每兩下烈火乾柴，你貪我愛，各自有心，竟自勾搭上了，情到濃時，未免不避形跡。焦大郎也見了些光景，有些疑心起來。大凡天下的事，再經有心人冷眼看不起的。起初滿生在家，大郎無日不與他同飲同坐，毫無說話。比及大郎疑心了，便覺滿生飲酒之間，沒心設想，言語參差，好些破綻出來。

大郎一日推個事故，走出門去了。半日轉來，只見滿生醉臥書房，風飄衣起，露出裡面一件衣服來。看去有些紅色，像是女人襖子模樣。走到身邊仔細看時，正是女兒文姬身上的，又吊著一個交頸鴛鴦的香囊，也是文姬手繡的。大驚道：「奇怪！奇怪！有這等事？」滿生睡夢之中聽得喊叫，突然驚起，急敘衣襟不迭，已知為大郎看見，面如土色。大郎道：「秀才身上衣服，從何而來？」滿生曉得瞞不過，只得謊道：「小生身上單寒，忍不過了，向令愛姐姐處，看老丈有舊衣借一件。不想令愛竟將一件女襖拿出來，小生怕冷，不敢推辭，權穿在此衣內。」大郎道：「秀才要衣服，只消替老夫講，豈有與閨中女子自相往來的事？是我養得女兒不成器了。」

抽身望裡邊就走，恰撞著女兒身邊一個丫頭，叫名青箱，一把攔過來道：「你好好實說姐姐與那滿秀才的事情，饒你的打！」青箱慌了，只得抵賴道：「沒曾見甚麼事情。」大郎焦燥道：「還要胡說，眼見得身上襖子多脫與他穿著了！」青箱沒奈何，遮飾道：「姐姐見爹爹十分敬重滿官人，平日兩下撞見時，也與他見個禮。他今日告訴身上寒冷，故此把衣服與他，別無甚說話。」大郎道：「女人家衣服，豈肯輕與人著！況今日我又不在家，滿秀才酒氣噴人，是那裡的？」青箱推道不知。大郎道：「一發胡說了，他難道再有別處嗜酒？他方才已對我說了，你若不實招，我活活打死你！」

青箱曉得沒推處，只得把從前勾搭的事情一一說了。大郎聽罷，氣得抓耳撓腮，沒個是處，喊道：「不成才的歪貨！他是別路來的，與他做下了事，打點怎的？」青箱說：「姐姐今日見爹爹不在，私下擺個酒盒，要滿官人對天罰誓，你娶我嫁，終身不負，故此與他酒吃了。又脫一件衣服，一個香囊，與他做記念的。」大郎道：「怎了！怎了！」歎口氣道：「多是我自家熱心腸的不是，不消說了！」反背了雙手，踱出外邊來。

文姬見父親過了青箱去，曉得有些不尷尬。仔細聽時，一句一句說到真處來。在裡面正急得要上吊，忽見青箱走到面前，已知父親出去了，才定了性對青箱道：「事已敗露至此，卻怎麼了？我不如死休！」青箱道：「姐姐不要性急！我看爹爹歎口氣，自怨不是，走了出去，到有幾分成事的意思在那裡。」文姬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青箱道：「爹爹極敬重滿官人，已知有了此事，若是而今趕逐了他去，不但惡識了，把從前好情多丟去，卻怎生了結姐姐？他今出去，若問得滿官人不曾娶妻的，畢竟還配合了，才好住手。」文姬道：「但願是如此便好。」

果然大郎走出去，思量了一回，竟到書房中帶著怒容問滿生道：「秀才，你家中可曾有妻未？」滿生踟躕無地，戰戰兢兢回言道：「小生湖海飄流，實未曾有妻。」大郎道：「秀才家既讀詩書，也該有些行止！吾與你本是一面不曾相識，憐你客途，過為拯救，豈知你所為不義若此！點污了人家兒女，豈得君子之行？」

滿生慚愧難容，下地叩頭道：「小生罪該萬死！小生受老丈深恩，已為難報。今為兒女之情，一時不能自禁，猖狂至此。若蒙海涵，小生此生以死相報，誓不忘高天厚地之恩。」大郎又歎口氣道：「事已至此，雖悔何及？總是我生女不肖，致受此辱。今既為汝污，豈可別嫁？汝若不嫌地遠，索性贅入我家，做了女婿，養我終身，我也歎了這口氣罷！」滿生聽得此言，就是九重天上飛下一紙赦書來，怎不滿心歡喜？又仰著頭道：「若是如此玉成，滿某即粉身碎骨，難報深恩！滿某父母雙亡，家無妻子，便當奉侍終身，豈再他往？」大郎道：「只怕後生家看得容易了，他日負起心來。」滿生道：「小生與令愛恩深義重，已設誓過了。若有負心之事，教滿某不得好死！」

大郎見他言語真切，抑且沒奈何了，只得胡亂揀個日子，擺些酒席，配合了二人。正是：

綺羅叢裡喚新人，錦繡窩中看舊物。

雖然後娶屬先奸，此夜恩情翻較密。

滿生與文姬，兩個私情，得成正果。天從人願，喜出望外。文姬對滿生道：「妾見父親敬重君子，一時仰慕，不以自獻為羞，致於失身。原料一朝事露，不能到底，惟有一死而已。今幸得父親配合，終身之事已完。此是死中得生，萬千僥倖，他日切不可

忘！」滿生道：「小生飄蓬浪跡，幸家令尊一見如故，解衣推食，恩已過厚。又得遇卿不棄，今日成此良緣，真恩上加恩。他日有負，誠非人類！」兩人愈加如膠似漆，自不必說。

滿生在家無事，日夜讀書，思量應舉。焦大郎見他如此，道是許嫁得人，暗裡心歡，自此內外無間。

過了兩年，時值東京春榜招賢，滿生即對丈人說要去應舉。焦大郎收拾了盤費，賈發他去。滿生別了丈人妻子，竟到東京，一舉登第。才得唱名，滿生心裡放文姬不下，曉得選除未及，思量道：「汴梁去鳳翔不遠，今幸已脫白掛綠，何不且到丈人家裡，與他們歡慶一番，再來未遲？」此時滿生已有僕人使喚，不比前日。便叫收拾行李，即時起身。

不多幾日，已到了焦大郎門首。大郎先已有人報知，是日整備迎接，鼓樂喧天，鬧動了一個村坊。滿生綠袍槐簡，搖擺進來。見了丈人，便是納頭四拜。拜罷，長跪不起，口裡稱謝道：「小婿得有今日，皆賴丈人提攜。若使當日困窮旅店，沒人救濟，早已填了丘壑，怎能勾此身榮貴？」叩頭不止。大郎扶起道：「此皆賢婿高才，致身青雲之上，老夫何功之有？當日困窮失意，乃賢士之常。今日衣錦歸來，有光老夫多矣！」

滿生又請文姬出來，交拜行禮，各各相謝。其日鄰里看的挨擠不開，個個說道：「焦大郎能識好人，又且平日好施恩德，今日受此榮華之報，那女兒也落了好處了。」有一等輕薄的道：「那女兒聞得先與他有須說話了，後來配他的。」有的道：「也是大郎有心把女兒許他，故留他在家裡住這幾時。便做道先有些什麼，左右是他夫妻，而今一牀錦被遮蓋了，正好做院君夫人去，還有何妨？」

議論之間，只見許多人牽羊擔酒，持花捧幣，盡是些地方鄰里親戚，來與大郎作賀稱慶。大郎此時把個身子抬在半天裡了，好不風騷！一面置酒款待女婿，就先留幾個相知親戚相陪。次日又置酒請這一干作賀的，先是親眷，再是鄰里，一連吃了兩日酒。焦大郎費掉了好些錢鈔，正是懼喜破財，不在心上。滿生與文姬夫妻二人，愈加廝敬廝愛，歡暢非常。連青箱也算做日前有功之人，另眼看覷，別是一分顏色。有一首詞，單道著得第歸來世情不同光景：

世事從來無定，天公任意安排。寒酸忽地上金堆，立看許多滲瀨。熟識還須再認，至親也要疑猜。夫妻行事別開懷，另似一張卵袋。

話說滿生夫妻榮妻貴，暮樂朝歡。焦大郎本是個慷慨心性，愈加扯大，道是靠著女兒女婿，不憂下半世不富貴了。盡心竭力，供養著他兩個，惟其所用。滿生總是慷他人之慨，落得快活。過了幾時，選期將及，要往京師。大郎道是選官須得使用才有好地方，只得把膏腴之產盡數賣掉了，湊著偌多銀兩，與滿生帶去。焦大郎家事原只如常，經這一番弄，已此去八九。只靠著女婿選官之後，再圖興旺，所以毫不吝惜。滿生將行之夕，文姬對他道：「我與你恩情非淺。前日應舉之時，已曾經過一番離別，恰是心裡指望好日，雖然牽繫，不甚傷情。今番得第已過，只要去選地方，眼見得只有好處來了，不知為甚麼心中只覺悽慘，不捨得你別去，莫非有甚不祥？」

滿生道：「我到京即選，甲榜科名必為美官。一有地方，便著人從來迎你與丈人同到任所，安享榮華。此是算得定的日子，別不多時的，有甚麼不祥之處？切勿掛慮！」文姬道：「我也曉得是這般的，只不知為何有些異樣，不由人眼淚要落下來，更不知為甚緣故。」滿生道：「這番熱鬧了多時，今我去了，頓覺冷靜，所以如此。」文姬道：「這個也是。」

兩人絮聒了一夜，無非是些恩情濃厚，到底不忘的話。次日天明，整頓衣裝，別了大郎父女，帶了僕人，逕往東京選官去了。這裡大郎與文姬父女兩個，互相安慰，把家中事件，收拾并疊，只等京中差人來接，同去赴任，懸懸指望不題。

且說滿生到京，得授臨海縣尉。正要收拾起身，轉到鳳翔接了丈人妻子一同到任，揀了日子，將次起行。只見門外一個人大踏步走將進來，口裡叫道：「兄弟，我那裡不尋得你到，你元來在此！」滿生抬頭看時，卻是淮南族中一個哥哥，滿生連忙接待。那哥哥道：「兄弟幾年遠游，家中絕無消耗。舉族疑猜，不知兄弟卻在那裡。到京一舉成名，實為莫大之喜。家中叔叔樞密相公見了金榜，即便打發差人到京來相接，四處尋訪不著，不知兄弟又到那裡去了？而今還有地方，少不得出京家去。恁哥哥在此做些小前程，幹辦已滿，收拾回去，已顧下船在汴河，行李多下船了。各處挨問得見，兄弟你打迭已完，只須同你哥哥回去，見見親族，然後到任便了。」

滿生心中一肚皮要到鳳翔，那裡曾有歸家去的念頭？見哥哥說來意思不對，卻又不好直對他說，只含糊回道：「小弟還有些別件事幹，且未要到家裡。」那哥哥道：「卻又作怪！看你的裝裹多停當了，只要走路的，不到家裡卻又那裡？」滿生道：「小弟流落時節，曾受了一個人的大恩，而今還要向西路去謝他。」那哥哥道：「你雖然得第，還是空囊。謝人先要禮物為先，這些事自然是到了任再處。況且此去到任所，一路過東，少不得到家邊過，是順路卻不走，反走過西去怎的？」

滿生此時只該把實話對他講，說個不得已的緣故，他也不好阻當得。爭奈滿生有些不老氣，恰像還要把這件事瞞人的一般，並不明說，但只東支西吾，憑那哥哥說得天花亂墜，只是不肯回去。那哥哥大怒起來，罵道：「這樣輕薄無知的人！書生得了科名，難道不該歸來會一會宗族鄰里？這也罷，父母墳墓邊，也不該去拜見一拜見的？我和你各處去問一問，世間有此事否？」滿生見他發出話來，又說得正氣了，一時也沒得回他，通紅了臉，不敢開口。

那哥哥見他不說了，叫些隨來的家人，把他的要緊箱籠，不由他分說，只一搬竟自搬到船上去。滿生沒奈何，心裡想道：「我久不歸家了，況我落魄出來，今衣錦還鄉，也是好事。便到了家裡，再去鳳翔，不過遲得些日子，也不為礙。」對那哥哥道：「既恁地，便和哥哥同到家去走走來。」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文：綠袍年少，別牽繫足之繩；青鬢佳人，立化望夫之石。

滿生同那哥哥回到家裡，果然這番宗族鄰里比前不同，盡多是呵呀捧屁的。滿生心裡也覺快活，隨去見那親叔叔滿貴。那叔叔是樞密副院，致仕家居。既是顯官，又是一族之長，見了姪兒，曉得是新第回來，口分歡喜道：「你一向出外不歸，只道是流落他鄉，豈知卻能掙扎得第做官回來！誠然是與宗族爭氣的。」滿生滿口遜謝。滿樞密又道：「卻還有一件事，要與你說。你父母早亡，壯年未娶。今已成名，嗣續之事最為緊要。前日我見你登科錄上有名，便已為你留心此事。宋都朱從簡大夫有一次女，我打聽得才貌雙全。你未來時，我已著人去相求，他已許下了，此極是好姻緣。我知那臨海的官尚未離任，你到彼之期還可從容。且完此親事，夫妻一同赴任，豈不為妙？」

滿生見說，心下吃驚，半晌作聲不得。滿生若是個有主意的，此時便該把鳳翔流落，得遇焦氏之事，是長是短，備細對叔父說一遍道：「成親已久，負他不得，須辭了朱家之婚，一刀兩斷。」說得決絕，叔父未必不依允。爭奈滿生諱言的是前日孟浪出游光景，像象鳳翔的事是私下做的，不肯當場說明，但只口裡唧噥。樞密道：「你心下不快，敢慮著事體不周備麼？一應聘定禮物，前日我多已出過。目下成親所費，總在我家支持，你只打點做新郎便了。」滿生道：「多謝叔叔盛情，容姪兒心下再計較一計較。」樞密正色道：「事已定矣，有何計較？」

滿生見他詞色嚴毅，不敢回言，只得唯唯而出。到了家裡，悶悶了一回，想道：「若是應承了叔父所言，怎生撇得文姬父女恩情？欲待辭絕了他的，不但叔父這一段好情不好辜負，只那尊嚴性子也不好沖撞他。況且姻緣又好，又不要我費一些財物周折，也不該挫過！做官的人娶了兩房，原不為多。欲待兩頭絆著，文姬是先娶的，須讓他做大。這邊朱家又是官家小姐，料不肯做小，卻又兩難。」心裡真似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的，反添了許多不快活。

躊躇了幾日，委決不下。到底滿生是輕薄性子，見說朱家是宦室之女，好個模樣，又不費己財，先自動了二分火。只有文姬父女這一點念頭，還有些良心不能盡絕。肚裡展轉了幾番，卻就變起卦來。大凡人只有初起這一念，是有天理的，依著行去，好事儘多。若是多轉了兩個念頭，便有許多奸貪詐偽，沒天理的心來了。

滿生只為親事擺脫不開，過了兩日，便把一條肚腸換了轉來，自想道：「文姬與我起初只是兩個偷情，真得個外遇罷了。後來雖然做了親，元不是明婚正配。況且我既為官，做我配的須是名門大族。焦家不過市井之人，門戶低微，豈堪受朝廷封誥作終身伉

儼哉？我且成了這邊朱家的親，日後他來通消息時，好言回他，等他另嫁了便是。倘若必不肯去，事到其間，要我收留，不怕他不低頭做小了。」

算計已定，就去回覆樞密。樞密揀個黃道吉日，行禮到朱大夫家，娶了過來。那朱家既是宦家，又且嫁的女婿是個新科，愈加要齊整。粧奩豐厚，百物具備。那朱氏女生長宦門，模樣又是著名出色的，真是德、容、言、功，無不俱足。滿生快活非常，把那鳳翔的事丟在東洋大海去了。正是：

花神脈脈殿春殘，爭賞慈恩紫牡丹。

別有玉盤承露冷，無人起就月中看。

滿生與朱氏門當戶對，年貌相當，你敬我愛，如膠似漆。滿生心裡反悔著鳳翔多了焦家這件事，卻也有時念及，心上有些遭不開。因在朱氏面前，索性把前日焦氏所贈衣服、香囊拿出來，忍著性子，一把火燒了，意思要自此絕了念頭。朱氏問其緣故，滿生把文姬的事略說些始末，道：「這是我未遇時節的事，而今既然與你成親，總不必提及了。」朱氏是個賢慧女子，到說道：「既然未遇時節相處一番，而今富貴了，也不該便絕了他。我不比那世間妒忌婦人，倘或有便，接他來同住過日，未為不可。」

怎當得滿生負了盟誓，難見他面，生怕他尋將來，不好收場，那裡還敢想接他到家裡？亦且怕在朱氏面上不好看，一意只是斷絕了，回言道：「多謝夫人好意。他是小人家兒女，我這裡沒消息到他，他自然嫁人去了，不必多事。」自此再不提起。初時滿生心中懷著鬼胎，還慮他有時到來，喜得那邊也絕無音耗，俗語云：「孝重千斤，日減一斤。」滿生日遠一日，竟自忘懷了。

自當日與朱氏同赴臨海任所，後來作尉任滿，一連做了四五任美官，連朱氏封贈過了兩番。不覺過了□來年，累官至鴻臚少卿，出知齊州。那齊州廳舍甚寬，合家人口住著像意。到任三日，裡頭收拾已完，內眷人等要出私衙之外，到後堂來看一看。少卿分付衙門人役盡皆出去，屏除了閒人，同了朱氏，帶領著幾個小廝，丫鬟，家人媳婦，共□來個人，一起到後堂散步，各自東西閒走看耍。

少卿偶然走到後堂右邊天井中，見有一小門，少卿推開來看，裡頭一個穿青的丫鬟，見了少卿，飛也似跑了去。少卿急趕上去看時，那丫鬟早已走入一個破簾內去了。少卿走到簾邊，只見簾內走出一個女人來，少卿仔細一看，正是鳳翔焦文姬。少卿虛心病，元有些怕見他的，亦且出於不意，不覺驚惶失措。

文姬一把扯住少卿，哽哽咽咽哭將起來道：「冤家，你一別□年，向來許多恩情一些也不念及，頓然忘了，真是忍人！」少卿一時心慌，不及問他從何而來，且自辯說道：「我非忘卿，只因歸到家中，叔父先已別聘，強我成婚。我力辭不得，所以蹉跎到今，不得來你那裡。」文姬道：「你家中之事，我已盡知，不必提起。吾今父親已死，田產俱無，剛剩得我與青箱兩人，別無倚靠。沒奈何了，所以千里相投。前日方得到此，門上人又不肯放我進來。求懇再三，今日才許我略在別院空房之內，駐足一駐足，幸而相見。今一身孤單，茫無棲泊，你既有佳偶，我情願做你側室，奉事你與夫人，完我餘生。前日之事，我也不計較短長，付之一歎罷了！」說一句，哭一句。說罷，又倒在少卿懷裡，發聲大慟。連青箱也走出來見了，哭做一堆。

少卿見他哭得哀切，不由得眼淚也落下來，又恐怕外邊有人知覺，連忙止他道：「多是我的不是。你而今不必啼哭，管還你好處。且喜夫人賢慧，你既肯認做一分小，就不難處了。你且消停在此，等我與夫人說去。」

少卿此時也是身不由己的走來對朱氏道：「昔年所言鳳翔焦氏之女，間隔了多年，只道他嫁人去了。不想他父親死了，帶個丫鬟直尋到這裡。今若不收留，他沒個著落，叫他沒處去了，卻怎麼好？」朱氏道：「我當初原說接了他來家，你自不肯，直誤他到此地位，還好不留得他？快請來與我相見。」少卿道：「我說道夫人賢慧。」就走到西邊去，把朱氏的說話說與文姬。文姬回頭對青箱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我每且喜有安身之處了。」

兩人隨了少卿，步到後堂，見了朱氏，相敘禮畢。文姬道：「多蒙夫人不棄，情願與夫人鋪牀疊被。」朱氏道：「那有此理？只是姐妹相處便了。」就相邀了一同進入衙中。朱氏著人替他收拾起一間好臥房，就著青箱與他同住，隨房伏侍。文姬低頭伏氣，且是小心。朱氏見他如此，甚加憐愛，且是過的和睦。

住在衙中幾日了，少卿終是有些羞慚不過意，縮縮胸臆，未敢到他房中歇宿去。一日，外廂去吃了酒歸來，有些微醺了，望去文姬房中，燈火微明，不覺心中念舊起來。醉後卻膽壯了，踉踉跄跄，竟來到文姬面前。文姬與青箱慌忙接著，喜喜歡歡簇擁他去睡了。這邊朱氏聞知，笑道：「來這幾時，也該到他房裡去了。」當夜朱氏收拾了自睡。

到第二日，日色高了，合家多起了身，只有少卿未起。合家人指指點點，笑的話的，道是：「□年不相見了，不知怎地舞弄，這時節還自睡哩！青箱丫頭在傍邊聽得不耐煩，想也倦了，連他也不起來。」有老成的道：「□年的說話，講也講他大半夜，怪道天明多睡了去。」

眾人議論了一回，只不見動靜。朱氏梳洗已過，也有些不愜意道：「這時節也該起身了，難道忘了外邊坐堂？」同了一個丫鬟走到文姬房前聽一聽，不聽得裡面一些聲響。推推門看，又是裡面關著的。家人每道：「日日此時出外理事去久了，今日遲得不像樣，我每不妨催一催。」一個就去敲那房門，初時低聲，逐漸聲高，直到得亂敲亂叫，莫想裡頭答應一聲。盡來對朱氏道：「有些奇怪了，等他開出來不得。夫人做主，我們掘開一壁，進去看看。停會相公嗔怪，全要夫人擔待。」朱氏道：「這個在我，不妨。」眾人盡皆動手，須臾之間，已掘開了一垛壁。眾人走進裡面一看，開了口合不攏來。正是：

宣子慢傳無鬼論，良宵自昔有冤償。

若還死者全無覺，落得生人不善良。

眾人走進去看時，只見滿少卿直挺挺倘在地下，口鼻皆流鮮血。近前用手一摸，四肢冰冷，已氣絕多時了。房內並無一人，那裡有什麼焦氏？連青箱也不見了，剛留得些被臥在那裡。眾人忙請夫人進來，朱氏一見，驚得目睜口呆，大哭起來。哭罷道：「不信有這樣的異事！難道他兩個人擺佈死了相公，連夜走了？」眾人道：「衙門封鎖，插翅也飛不出去。況且房裡兀自關門閉戶的，打從那裡走得出來？」朱氏道：「這等，難道青天白日相處這幾時，這兩個卻是鬼不成？」似信不信。一面傳出去，說少卿夜來暴死，著地方停當後事。

朱氏悲悲切切，到晚來步進臥房，正要上床睡去，只見文姬打從床背後走將出來，對朱氏道：「夫人休要煩惱！滿生當時受我家厚恩，後來負心，一去不來。吾舉家懸望，受盡苦楚，抱恨而死。我父見我死無聊，老人家悲哀過甚，與青箱丫頭相繼淪亡。今在冥府訴准，許自來索命，□年之怨，方得申報，我而今與他冥府對證去。蒙夫人相待好意，不敢相侵，轉來告別。」

朱氏正要問個備細，一陣冷風，遍體颯然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。才曉得文姬、青箱兩個真是鬼，少卿之死，被他活捉了去陰府對理。朱氏前日原知文姬這事，也道少卿沒理的。今日死了無可怨恨，只得護喪南還。單苦了朱氏下半世，亦是滿生之遺孽也。世人看了如此榜樣，難道男子又該負得女子的？

癡心女子負心漢，誰道陰中有判斷。

雖然自古皆有死，這回死得不好看。